

中山醫學大學第六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：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(請勾選)
作品名稱	失憶
<p>他失憶了，至少我是這樣想的。將近一年未踏足於那充滿關愛與憎恨交織的矛盾之地，導致我已不知他的現況，但我內心堅決，我將永遠不願再觸碰與他有關的回憶，因為他的失憶，傷害了我最親愛的人。</p> <p>我十分替他惋惜，同時也為那位對我至關重要的女人感到悲傷。當兩種矛盾的情感錯雜於一處，人們浮舟於各自人生中前行，那塊矛盾的結合體有如海中的暗礁，我們的船一觸及沉，眼淚成了船隻碎片的化身，然暗礁還在。待我們重整好內心的情緒，再次啟航，卻不免重蹈覆轍，因為那暗礁往往牽繫我們內心中最重要的人與回憶。</p> <p>人類總是善於欺騙自己，說那些壞掉的事物會隨著時間轉好如初，但他們都忘了一件事——眼淚修補不了任何東西，包括人。這一幕已在我眼前上演無數次，我看著母親的眼淚逐漸匯積成海，多年來她竭盡心力想修補與外公的關係，卻毫無效果。</p> <p>年幼的我常與家人一同探望外公與外婆，但每每要走上通往外公家二樓的階梯時，父親便止步於階梯旁，總是獨自一人坐在一樓門外看報紙。當時的我充滿疑問，卻沒有一次問出口，因為我總是被期待的心情衝昏了頭，急著衝上樓去找尋外婆和藹的笑容，對於此事的疑問便被與外婆相見歡的欣喜之情襲捲而煙消雲散。在我心中，外婆是典型的慈愛代表，她的體態略為豐滿，頭髮捲曲，雙眼外側的皺紋往下延伸，使她的笑容更加和藹可親，我喜愛將她比喻成五月裡的暖陽，溫煦而不刺眼。外婆的客廳無時無刻不堆積著一大堆零食與飲料，那是她愛的庫存，等待著我和哥哥取出食用，我們時常嘴裡嚼著零食，與母親和外婆溫馨談笑，小學無知的我甚至一邊吃著旺旺仙貝，一邊問：「外婆，你看起來胖胖的，是不是因為體內裝滿了你對我跟哥哥的愛啊？」</p> <p>相比之下，外公很少坐在客廳與我們聊天，年幼的我總覺得他是一尊莊嚴的石像，他的眼睛不大，看起來跟眯著眼沒兩樣，我幾乎沒看過他嘴角上揚，基本的慰問佔據了我與他大部分的交談，因此我總是與外婆親近。然而，我經常從母親與外婆口中知曉他對我跟哥哥的好，當時父親與母親各自庸碌於工作時，便是外公悉心照顧仍於襁褓之中的我們，外公嚴肅的外表之下曾有顆柔軟的心，就像外婆常拿給我的仙楂餅一樣，雖然包裝簡陋，餅身卻極其甘美。</p> <p>從小父母親便灌輸我跟哥哥百善孝為先的觀念，十分重視家庭倫理，因此我們閒暇之餘便會探望他們。但外公總是一如既往地在客廳以外的地方活動，父親也一如往常地坐在靠近騎樓的小茶几旁看著報紙，只有極為少數的情況，我才能看見父親與外公同時出現在客廳，但當這副光景出現時，通常客廳裡會多出許多親戚，因此這種場面總是發生在外公或外婆的生日，或是重大節慶的日子裡，而外公的笑容也僅出現於這些日子，讓我更加意外的是，外公會與父親交談，或是與旁人提起父親的時候，也是在這些日子裡。</p> <p>心智隨著年歲漸長而更加成熟，我不再是懵懂無知的小男孩，家中的經歷多少使我比同齡人更會為家庭著想，而時間與成長不只帶给了我容貌與身型的改變，更使我聽見了之前不曾聽見的聲音。某個悄然無聲的夜裡，我偶然聽見父母爭執的吵鬧聲，內容與經濟需求有關，當時的內容有如一支數萬斤重的鐵鎚敲擊著我的太陽穴，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錯愕，原來，我們家似乎不如我想像得那般富有，這是他們在我面前演繹的第二齣騙局。</p> <p>我的枕頭在夜裡濕了，剛升上國二的青少年頭一次身處一片無助的荒野，深知他們充滿無奈的欺騙是因為不想給我們壓力，但正是因為他們如此細心的關懷使我更加難過，無法提供實質經濟支援使我墮入無盡的絕望。那一夜很漫長，我聽時鐘滴答著走，絲毫未產生半點睡意，時近破曉，而我的枕頭尚未風乾，臉頰觸碰到因淚水而沾濕的地方，那是一種絕望的冰冷，以我對父母親個性的了解，他們不可能讓我打工賺錢以償還我們家所累積的</p>	

債務，但或許正因如此，我才會努力地讀書，期望將來能減少他們的負擔，為這個家貢獻心力。

歷經那一夜後，我發現「成長」總會撕掉許多美好童話的面具，它除了使我理解家中艱苦的另一面，更撕掉了一些溫暖的面具——在我心中，那間充滿糖果、餅乾以及溫暖慈愛的糖果屋，實際上是一間搖搖欲墜的建築。

高中的我一樣會去探望外婆，依然被外婆當作寶貝餵食許多糖果與餅乾，我早已習慣外公莊嚴沉默的個性，因此當外公主動和我與哥哥分享往事時，我不禁大吃一驚。但這並非最令人錯愕震驚的事，他訴說的故事十分特別。我始終相信每個故事背後皆有各自的深意，然而當時我並不清楚此事的涵義，他告訴我，在我們還是嬰兒時的一個冬夜，為了不讓我和哥哥著涼，父親倚身於牆壁，雙手抱著我們，背上鋪著一片偌大的棉被。但由於自己體內早已睡意滿盈，一不小心便睡著了，整個棉被將我與哥哥和外界的空氣阻隔，恰巧被外公看到，外公很生氣地將父母喚醒。整個敘述過程中，外公不斷重複這件事，激動略帶憤怒的語調顯示了他的不滿，其中他不斷批評父親怠忽職守。

「我知道了！謝謝外公，幸好當時你有看到。」我的閩南語不甚流暢，加上當時我不解他向我們訴說此事的意圖，我便這樣回覆，也是在差不多這個年紀，我感受到外公似乎不太喜歡父親。

往後我們探望的日子減少了，高三的課業難度與數量驟增，閒暇時間因而隨之驟減，常是母親自己帶著保養食品與食材回外婆家。我本以為這是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，但我徹底錯了。當天晚上母親異常地打擾我們讀書，她進入書房時，我們同時疑惑地望向她，「在忙嗎？」她一定有心事，語氣透露出些許擔憂，但更多的是悲傷與絕望。深知母親並非有意打擾我們，我們問她發生了什麼事。「今天我回去的時候在一樓遇見外公，我問候他，結果他看了我一眼，卻沒有回應，我不懂他為什麼要把我當陌生人，就因為他不喜歡你老爸嗎？雖然你爸沒什麼錢，但他也很努力想要幫忙分擔經濟壓力，還幫忙做很多家事，我覺得我很幸福，為什麼他就是不懂？」我恍然大悟，原來外公一直討厭父親，是因為他沒錢。

難怪父親每次都留在一樓騎樓，因為他清楚外公不喜歡他，孝順的父親不願讓外公生氣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被看見，不論寒冬與酷暑，我們在樓上共同討論新聞頭條，他獨自一人在樓下，孤獨地翻閱今日新聞，透明地呼吸著。我很想問他，透明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它是沉默與孤獨的綜合體，一個透明的人，是悲是喜總無人問津。但母親說完提醒我們，就算外公這麼做，我們也不要忤逆他，我們必須容忍，儘管受害者是父親與她。

日子久了，我逐漸能理解外公的想法，我說服自己相信他，因為他捨不得母親委屈自己，付出所有積蓄為父親還債；捨不得母親僅靠著自己的穩定收入而養活我們與父親；捨不得母親放棄更優渥的物質生活；捨不得母親將青春浪費在一個於他眼中十分不值得的人；他捨不得曾被她捧在手心上呵護的母親陷入經濟壓力的泥淖之中。將心比心，若是我也絕不會希望自己的親人遭受如此苦難。

此時此刻，我意識到原來生活便是無數的矛盾組合而成：天真與成熟、歡樂與悲傷、團聚與別離，這些矛盾充斥著我們的生活。想起我曾經悟出的道理，孩提時期是最為輕鬆的時光，沒有任何生活壓力與苦惱的情緒，整天想著如何與朋友玩耍，寫完作業之後要準時在電視前看自己最喜愛的卡通人物，童年只有天真的笑靨與哭泣，但當時的我們不懂得珍惜時光，讓那些毫無壓力的快樂時光如流沙般，流出我們的掌心；待我們長大成熟，懂得珍惜各種微小的快樂，早已生活在充滿各種敵意與壓力的環境之中，快樂亦不再巨大，僅偶爾以被縮小的身形於生活中現身，此時我們才恍然大悟，童年是如何歡快，而我們又是如何無知、如何不珍惜。

然而，我當時的矛盾，已不是於現實世界與童年夢境間拉扯的矛盾那樣單純。我的矛

盾，關乎親情重量的選擇與倫理道德的規範，我不願看見母親整天疲累辛勞，卻也無法討厭父親的無能與無奈，因他是與我有深厚血緣的父親；我不樂見父親被外公批評怨恨，亦無權反駁外公膚淺的見解，因敬老尊賢的觀念深植於我心。

不知是否因為高中的我們更加成熟懂事了，父母也不再避諱爭吵聲被我和哥哥聽見，他們並非刻意，只是因為現實情況使他們的情緒被壓迫成一頭頭駭人的野獸，時常最終母親以淚洗面向我們哭訴，我已數不清眼淚伴隨了她多少個夜晚。但我知曉父親始終深愛著母親，我猜他的痛苦與壓力甚至不少於母親，因為看著自己心愛的人飽受勞累與壓力折磨，自己卻無能為力，想必父親的心常年處於熱鍋般的煎熬中，滾燙難耐吧。

但那位失憶的人、傷害我母親最深的人並非與她毫無血緣關係的丈夫，而是她的親生父親。那日事情發生之前，我始終堅信外公是因對母親充滿了無限的關愛與心疼，才會對父親充滿批評與意見，但在那天之後，這種理由再也說服不了我了。那是一個陽光溫煦的日子，我們和母親忙裡偷閒去探望外婆，順便帶了數樣珍貴的食材孝敬他們，往外公家途經狹窄馬路旁的花草依舊保持單純的美好，我們一路談笑有聲。到了二樓，我發現外公正坐在客廳，「爸！」母親率先向外公打招呼，外公只微微點頭，「外公！」我大聲問候，這次外公回應了，但我老早注意到一些微小的異常。接著大家就座，我和哥哥繼續剛剛在家用以消遣時間的手機遊戲。我以為我會完全沉浸於遊戲的世界，但剛進門時外公的異樣表現已使我持續分心注意他們的談話內容。這是我頭一次產生精準的第六感，我有預感悲傷的事即將發生，結果事實便是如此。我開始懷疑是否第六感只有在感應悲傷與挫折之事才會精準，若是如此，我寧願捨棄這種精準，騙自己一切都不會發生，騙自己烏雲不會挾帶雷雨，儘管已有天灰的徵兆。

外公是做鞋的，我記得非常清楚，因為我們都會稱呼他為「做鞋阿公」，那日完整的談話我沒完全記下，只記得外公在對母親抱怨，說她以前批評外公在做臭鞋子，最後母親邊抽泣，邊用閩南語向外公說了句對不起，母親甚至難過到搥自己耳光以表歉意。母親沒有反抗，因為她們家的教育不容許自由的辯駁，只容許無辜的認錯。但外公錯了，事情的真相是，當時母親的朋友請外公幫忙修鞋子，結果收費時朋友覺得價格昂貴，便批評了幾句，母親氣不過外公辛苦工作被批評，便稱朋友的鞋子為臭鞋子，外公卻因此以為母親嫌棄他的工作。

我看著母親哭泣，我的臉頰也不自覺濕透了。前所未有的憤怒於我心中波濤洶湧，此刻的我猶如坐在一艘小船上，情緒的湧浪翻騰，只需要再一點衝擊，小船便會被沖刷破碎，但我內心深處仍牢記母親的叮嚀，無論如何都不能忤逆長輩，因此我選擇了另一種抗議方式。我用力咳嗽想引起外公的注意，想讓他目睹我正絕望地哭泣著，同時也在哀悼，為母親心目中外公慈愛象徵的破碎哀悼，為母親被自己的至親欺騙哀悼，為母親因毫無價值的藉口而被拋棄哀悼，我未曾目睹如此悲痛的母親，不斷地喘氣與流淚，當下我的淚水也不再遭受禁錮，它們自由地在我臉上塗鴉，畫上了透明卻漆黑且充滿裂痕的心。我努力咳嗽，咳到我的喉嚨開始發癢發痛，外公卻不曾轉頭看我一眼，他一定聽見了，只是不願轉頭，也沒有勇氣轉頭。當天離開時，我沒有和他道別。

原來外公討厭母親，僅僅是因母親的結婚對象不符理想。外公同時傷害了我最親近的兩個人，母親是這麼敬重他、感激他、關心他，他卻將母親拒於千里之外；父親真正愛著母親，對母親百般體貼，儘管他所掙金錢有限，但外公只看見父親的缺點，卻沒看見他對母親的愛與關懷。往後母親去探望兩位長者的日子減少了，因為她不希望讓外公憤怒傷身，我和哥哥便肩負起探望的責任，一同前往去和外婆聊天，但日子過去，我發現外婆似乎也被外公漸漸洗腦，對母親日漸冷淡。

其實那天外公的冷漠回應早已給母親這種徵兆，只是母親選擇忽視，因為任誰都不會相信親情會脆弱如薄紙，對母親而言，這棟充滿童年與關愛的建築不可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

內變成冰雪堆積的監獄。

上大學後，我的生活變得比以前更加忙碌，因此我找不到時間再回去看看他們是否依舊安好，只偶爾從母親那邊得知他們的消息。也許除了沒時間，我更不願回去見到他們，因為他們已非我童年熟悉那充滿無私關懷的外公與外婆，那棟曾堆滿許多甜蜜關懷的糖果屋，現在已然為一棟永遠無法修復的老舊古蹟。我不想再憶起那日令人悲痛場景，我想遺忘，因此我不再踏足彼處，也不再講閩南話，我想守護我心愛的父母，也想拋棄那些曾經的不圓滿。

至今我仍不解，為何外公能忽視她與母親數十年的親情，只因婚姻失誤便一恨至今，但我也打算再糾結於此，於是我替外公找了一個很好的理由——他失憶了，失去那些過往的記憶。對他來說，他早已忘記與母親的羈絆。那麼我也希望，他能忘記我曾涉足他的生命，也許我與哥哥的存在總是讓他感到矛盾，畢竟他討厭父親，卻沒理由討厭我們，這樣的矛盾想必很辛苦。

他失憶了，對彼此都好。如果可以，我也想失憶，失去對他的記憶。

山 中

醫 文

